

她搭上几个月时间

只为举证学生作弊这件『小事』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写:本报记者 张盖伦
策划:刘莉

李晴清晰地记得抓住学生宋进作弊时的情景。最后一门期末考试结束,宋进交卷,准备离开。李晴站在教室后排监考,发现了她一个微小的动作——宋进用手指拿着口罩,擦拭了桌面。

她和另外一位监考老师一起,走到宋进的考试课桌前,桌上还有残留的字迹。那位老师确认,这是刚才这门考试科目的相关内容。李晴留存了证据。她又调出了监控录像——教室内的摄像头也完整拍下了宋进考试前一小时在桌面上抄小抄的过程。

李晴整理了所有材料,提交给了学校医学部教务部门。这是一所位于北京的著名高校。她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只是,在她亲手开启举报程序后,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跟她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为举报学生作弊,李晴押上了时间、精力,甚至是人身安全。她拿出“我好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勇气,去维护心中的“信仰”。世界分对错,她要一个公道。即使,这个公道于她个人,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

在几个月的拉锯后,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学生受到了处分,李晴的生活也暂时回归平静。

但李晴总感觉还没有结束。“为了这个事,就算他要跟我打十年官司,我也奉陪到底。”

“抓”住那个作弊的学生

李晴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该医院也是北京某著名高校医学部的临床教学医院。从2019年起,李晴开始在医院做教育处工作,成为这些本科学生在医院的临时班主任。

2020年2月,李晴迎来新的一批该校医学部2017级某专业学生。她喜欢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认真、刻苦,有追求也有想法。

但在考试现场抓到该校学生宋进作弊,李晴并不意外。在她印象中,这不是宋进第一次考试出状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到2020年8月底,学生在医院的考试季才拉开序幕。考试季开始后不久,李晴就接到了两次学生发来的有关宋进作弊的举报。

再后来,李晴目睹了一次宋进有嫌疑的行为。那是倒数第二门期末考试。开考后约半小时,宋进要求上厕所,过了十多分钟后回到座位。“回座后,他写试卷的速度明显加快。”李晴觉得不对劲,进入男厕查看。她发现厕所蹲位内的挂钩上,有一个黑色书包。

李晴打开了它。里面的资料显示,这个书包是宋进的。

她向学校教务部门反映。对方告诉她,她没有亲眼看到宋进在厕所内翻看资料,如果要指控学生作弊,证据还不足。

李晴表示理解。学校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经验比她更丰富,确认学生作弊,证据必须完备。

考试季中,李晴常能看到学生在教室里通宵熬夜。如果真有学生作弊,对其他辛苦复习的同学来说,太不公平。

学生们的最后一门期末考试是在2020年10月。在那次考试中,李晴发现了宋进作弊,也成功保存并递交了证据。

根据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许多高校考试工作与学生纪律管理规定,考试作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学生受到的惩罚,视情节轻重,可以从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到开除学籍不等。评优评奖和保送研究生,也会一并受到影响。

在李晴的生活圈中,对她的举证行为给予明确支持的,满打满算,只有3个人——她的丈夫、她所在医院的一位领导,还有她大学时非常信赖的一位老师。

其他人并非反对,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去惹麻烦。算了,何必为了这件事得罪人?

李晴后来以第一人称写下过这段经历。那篇文章下,有人评论道:道义上我支持你,但现实中,我会远离这些事。

李晴知道,很多时候,人更愿意隔岸观火,不想引火烧身,更不想冲出去,当一个靶子。

李晴只是在履行一个班主任、一名监考老师的职

责,举报学生作弊是她的权利,也是她的义务。但是,一旦举报了,压力就接踵而来。

她说,她维护的是一些看起来虚无缥缈但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那是她的信仰,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有那些年轻的高校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如果老师总是嘴上跟学生讲着要守规矩,分对错,行动上却往后缩,还有什么说服力?那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懦夫。”而且,“这所学校不一样”。李晴再三强调,在中国的标杆性学府内,风气必须被肃清。也正因为这是名校,她相信,事情会得到公正地解决。

根据宋进所在学校的规定,院系在收到学生违纪作弊材料后,对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等违背学术诚信的情况进行查证核实,告知学生拟作出处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宋进在收到处分通知书后,写了申辩材料。李晴也看到了。整整12页材料,语气冷静而恳切。“应该出自专业律师之手。”

申辩材料指出,李晴的动机有问题,处理此事时违反了流程。她靠着欺诈手段不正当地获取了证据,并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

这是李晴第一次直面一名学生的反击。言辞犀利的申辩书,矛头也直指她的人品道德。读着这份材料,李晴哭了。“我突然就开始掉眼泪,我特别特别害怕。”

那时,从医院同事到学校的老师再到家人,都在叮嘱李晴,你要注意安全。

他们担心学生会采取极端手段打击报复。

2021年1月22日,李晴去往学校,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宋进的申诉会。

此前,李晴将所有的证据全部传递给相关部门做了一次备份,并又撰写了数千字的事实陈述材料,签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另一位同事。意思是,如果发生了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你要替我念出来。

“要是怕得罪这个,怕失去那个,你当然不敢往前走一步。我想过了,我好像都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李晴说,“比起忐忑,我更无法接受坐视不管引起的良心不安。”

申诉会上,校方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些证据,李晴担心的“反转”并没有发生。校方之后驳回了宋进的申诉,维持了对宋进的作弊处罚决定。

走出申诉会现场时已经是中午,距离她举报也已经过了几个月。李晴如释重负,又有了想落泪的冲动。那是一种感动与释然交织的复杂情绪。

李晴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学生还可以上诉,申辩,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就算这事要一直拖下去,一直牵扯她的精力,她也不怕。“这是我2020年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她感叹。

老师抓作弊,压力大,怕报复

确实,举证学生作弊,并不容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王林、李奇曾对监考老师做过一次访谈。老师坦言,举证学生作弊的处理手续特别繁琐,心理压力。而且,如果没有保留好证据,就得和学生扯皮,甚至打官司。“作弊证据不足,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和“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

一些调查研究,或许可以为高校学生作弊行为勾勒出大概的轮廓。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担心不及格和为了评优评奖,是大学生自诉的作弊主要动机。研究也同样发现,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取向功利,部分大学生对考试作弊的容忍度过于宽容。

2017年在上海进行的一项涉及1400余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学生认同期末考试中存在作弊现象;对于作弊,大部分人是态度上明确反对,但行为上多不作为。2016年,武汉大学博士生赵葵萍选择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包括职业院校)的1100余名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同周围有作弊现象。2009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的本科生学术道德调查表明,12.9%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

作为一名老师,李晴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品质,而非成绩。但是,她也能深刻感到名校学生对成绩的重视。“很多人对学习成绩的认知是扭曲的。他们也许不爱学习,但就是要考高分。”因为考试而焦虑、抑郁,因为成绩而疲于奔命,在大学特别是名校,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毕竟,成绩和评优评奖、出国保研等

记者手记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张盖伦

今年2月,李晴在一个叫三明治的平台上,写下了她举证学生作弊的大概经过。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是因为听过不止一位老师感慨,面对学生的违规行为,他们很难取得了手处理。怕折腾,怕麻烦,更怕学生受不了打击想不开。

毕竟,课程论文抄袭、剽窃,考场上做些小动作,在一些人看来,是小事。好像没必要太较真儿。

在我过往采访过的人中,张及晨是一个相当较真的人。他持续举报过某个比赛的不合规。为了举报,他还专门去过一趟外地的教育局。

他是一名在美国念书的留学生,一直密切关注国内高校学术道德建设。我把李晴的故事告诉了他,问他,在你们学生看来,作弊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吗?

张及晨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

美国高校对于学术诚信要求相当严格。张及晨说,他们的物理老师就明令禁止做作业时抄课本的参考答案,也明确界定了抄答案就是作弊行为。不过,还是有个别同学耍小聪明被抓。至于为什么被抓,原因也很戏剧——课本的参考答案中有一些本来就是错的。

今年,张及晨作为助教协助老师批改作业,也抓住了一些抄答案的同学。虽然只是助教,他们也面临了同样的纠结——要不要严肃处理?毕竟是大一的学生,上网课都不容易。初犯的话,给个单次作业零分就过去了,但看到一些“不知悔改”的惯犯,他们还是会交给老师处理。

“任何形式的学术不诚信和作弊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明确了考试作弊的概念。”张及晨很肯定地说,这不是小事。

他看过李晴写的那篇第一人称的文章,也看出李晴受到了巨大压力。“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多的模糊空间。有些时候,压力其实来自身边的人,甚至是家人。”

他为李晴的坚持不懈点赞,他也佩服她。社会的公平需要每一个人去维护,毕竟受益的会是多数人。“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很多人都会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这种心态。“但是有些事,你不挺身而出,可能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他说。

2018年,北京大学曾发生一次引人关注的事件。因在多场期末考试中存在作弊行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7位本科生被予以留校察看和记过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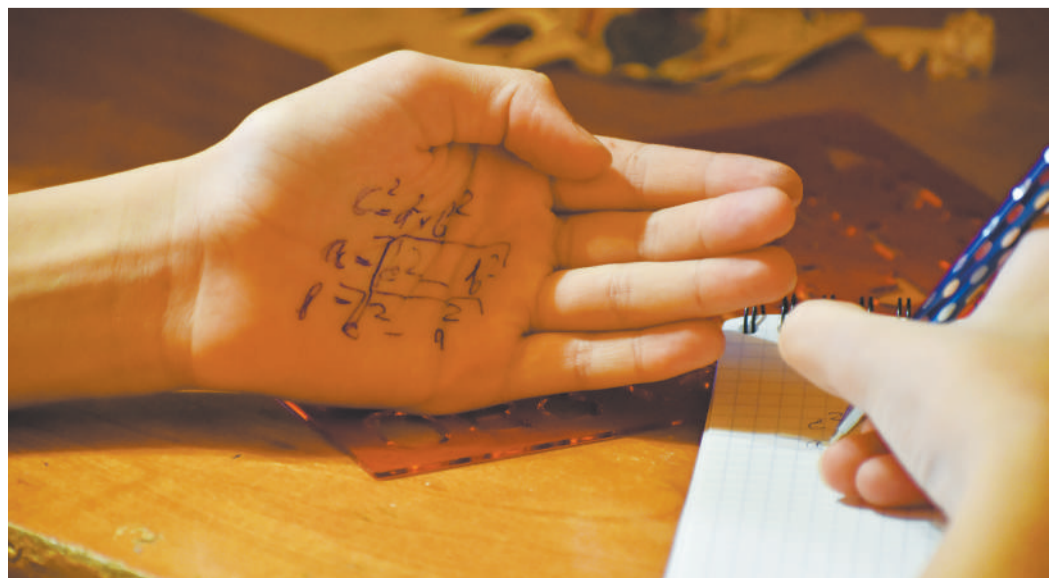
我还记得当时网上流传着学院教授裴斐的一段发言:如果老师对此事放任不管,如果要小聪明的人比走正道的人拿到了更多好处,那么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在干什么?

我写了篇评论,感谢这些老师和学生的较真儿。多一些较真,才能离风清气正更近一步。而且,即使是被惩罚的学生,也并非只是单纯的利益受损者。他们及时被老师拽回了正轨,如果就此学会了敬畏规则,他们仍有光明的未来。

优良学风是大学立校之本。诚信是底线,错了要担责,这些本不必成为新闻。

因为见过较真儿的人,我想,愿意捍卫和守护那些虚无东西的人,其实还有很多。他们会纠结,也会想退缩;他们会受到压力,也会遭到质疑。把他们的事情讲出来,那些潜在的同路人,可能就会发现彼此,从而更加坚定地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文中李晴、宋进为化名)